

诗风词韵 □

## 桃花源《题遇仙桥》记

◆于龙

东晋时期杰出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一文，后人留下无限遐想。湖南省桃源县西南15公里处水溪附近，有山有水有桃花，有当年武陵人生活的山洞和村寨，还有捕鱼的沅水风光带，的确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里有一座遇仙桥，仍保留着古朴风貌。此桥原本是一座横卧桃花溪上的自然岩桥，后经多次修缮成为一座石拱桥。桥下溪流潺潺，菖蒲丛生，松竹葱郁；桥面由石板铺就，布满了青苔，山涧云雾缭绕，游人至此，遇仙之期皆油然而生。桃花源遇仙桥一侧有座右石亭，亭内置一石桌，桌上刻有一副象棋盘。另一侧，沿桥上信步走来，岩石旁立有一通石碑映入眼帘，格外引人注目。不知何年、何人所立，碑刻内容却极具神奇，更是有着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遇仙桥石碑所立之处，有一条小路通往后山，这里住着一户人家，家境较为富裕，勤劳善良，生活安逸，家中有一女自幼聪慧，长相端庄秀丽，女工针线、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可谓才貌双全。女儿长大后，仰慕者众多，到了婚嫁年龄，登门求婚者络绎不绝。然而，该女子独爱诗文，于是便采取以诗择婿的办法，写下了一段文字，放言道，如有解读出此篇文字中诗词者，不论何人，便择为佳偶。因此，便有了这通石碑上《题遇仙桥》一文：

機 時 得 到 桃 洞 題  
定 鐘 鼓 響 停 彼 仙  
盡 聞 會 佳 期 人 下  
作 惟 女 牛 期 星 象  
而 靜 織 郎 底 斗 移 棋  
幾 詩 又 冠 黃 少  
觀 道 歸 冠 黃 少

《题遇仙桥》文共49个字，七言七句，且杂乱无章，乍看咋读都不像是一首七言律诗。一年又一年，求婚者见此诗文皆百思不解，不得不望而却步，令人唏嘘不已。此事流传开来，后经高人指点，留下一段提示，一并刻于石碑下方：上面49字是一首七言八句的顶针螺旋诗。即上句末一字与下句头一字重复，但下句头一字只能取上句末一字的一半，每句7个字相连，顺时针方向从内转到外，押“旗”字韵，你能读懂吗？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一首七言八句诗便产生了：  
牛郎织女会佳期，  
月底弹琴又赋诗。  
寺静唯闻钟鼓响，  
音停始觉星斗移。  
多少黄冠归道观，  
见几而作尽忘机。  
几时得到桃源洞，  
同彼仙人下象棋。

原来，这是一首顶针螺旋诗，又叫回文诗，还有一种说法叫作“联珠诗”。顶针螺旋诗其实是一种修辞手法，虽有些文字游戏的味道，但从欣赏汉语言文字的美学角度看，则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情趣盎然，颇具遣词造句的功底。顶针螺旋诗其实就是按照一定的法则将字词排列成文，回环往复都能诵读的诗。这种诗的形式变化无穷，非常活泼，能上下颠倒读，能顺读倒读，能叙读，能交叉读，还能首尾串读，只要循着规律读，均能读成优美的诗篇。在《题遇仙桥》文中，问题的关键是从哪里开头。

这就有了一个机缘。顶针螺旋诗的顶针，又称“顶真”，是旧时中国妇女民间常用的缝纫用品，一般为铁制或铜制，筒形上面布满小坑。顶针常用于女工针线活，戴于女子中指，用来顶针尾，以免伤手，这样才能用力。这里应用于文学题材，其实已经隐约告诉读者，解读此诗应从中间字开始，即从“牛”字开始，方能解读。

顶针诗在文学题材中的应用，在汉乐府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可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千古流传，桃花源里所刻《题遇仙桥》诗文，堪称中华诗词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人在旅途 □

## 难忘的哈密之行

◆徐彦发

又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打开我的《采访札记》，脑海里又浮现出4年前我们一行人多，应邀到哈密采访时那一幅幅灵动的画面，心里充满了甜蜜感。这次活动是应哈密新闻界的邀请，河南记者协会组织63名新闻工作者参加的大型采访团队，到新疆哈密实地采访新闻故事，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 大漠戈壁胡杨林

胡杨树是新疆一宝。伊吾胡杨林是世界三大著名胡杨林之最，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入夏以来每天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胡杨是地球上生命力极强的原始树种，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它具有“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腐”的品质。它以“沙漠勇士”而著称，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毫不夸张地说，这么多年来植物家族中只有它在这里生存，独一无二。伊吾胡杨林占地面积47万多亩，一望无际，浩瀚无边。科学考证，远古时期这里并非戈壁、沙漠，而是波涛滚滚的大海。碧海蓝天，鱼虾跳跃，物种繁多。延绵不断的海岸上绿树葱郁，枝繁叶茂，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景色迷人。不知从何时起，随着大自然的变化，千百年来新疆大部分地区经受着干旱少雨的折磨，丰富的水资源慢慢退化，大片的土地被沙漠化，出现了戈壁沙滩，生态环境向着另一个方面恶化，那些生命脆弱的物种早已无踪无影，在人们的视野里，胡杨树依然挺拔，展示出它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

我们到达胡杨林安顿下来已是黄昏时分，透过皎洁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远处的胡杨树，如同无数婀娜多姿的少女在翩翩起舞，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

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我们走进了一千年生的胡杨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奇特。一棵棵胡杨树风华正茂，任凭风刮沙打，毫不畏惧，纯属胡杨林的“少壮派”。仔细观察它们的枝叶，都是从干枯的树枝根部钻了出来，长势旺盛，生机勃勃，犹如花木艺人精心培育的盆景艺术品，被维吾尔族人称为“托拉克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胡杨天冷的季节是要落叶的，来年天气转暖又有新的枝叶生长出来。这样，年复一年，胡杨忍受着狂风沙暴的肆虐，抵御着干旱和盐碱的侵蚀，顽强与大自然抗争，千年不死，彰显了胡杨“沙漠勇士”的本色。

三千年生胡杨树已到了中年，躯干上明显比

一千年生的胡杨树多了些枝叶，干枯的树枝增加了许多。踏入六千年生的胡杨林区，我暗自思索，为何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见不到胡杨树，它却偏偏生长在缺水少水的沙漠戈壁？有人说，胡杨就是这种植物，只能吃苦，不求享受。细心品味“只能吃苦，不求享受”这句话，这难道不是一种品格吗？胡杨没有青山绿水的陪伴，没有和风细雨的滋润，更没有大自然的精心呵护。它不与任何生命争高低，不争资源，不争环境，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在无际的沙漠荒漠上营造一片绿色，给人带来憧憬，带来希望。这就是胡杨树甘愿吃苦与世无争的高贵品格。

九千年的胡杨林震撼着我的心灵。一棵棵风烛残年的胡杨树像是一个个年迈的老人，上下几乎看不到一片绿叶，它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株株躯干像铮铮铁骨践行着“千年不倒”的诺言。它们用自己干枯的身躯组成了一组组雕塑。透过太阳落山的余光，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剪影展现在大漠戈壁，有“猛虎下山”，有“雄狮怒吼”，有“玉兔望月”，还有“金鸡报晓”……这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千万棵垂暮之年的胡杨树，用生命的绝唱演绎着一个个栩栩如生、被人称绝的生动画面。我爱大漠戈壁胡杨树“沙漠勇士”的本色，我爱大漠戈壁胡杨树坚忍不拔的精神，我爱大漠戈壁胡杨树甘愿吃苦与世无争的品格！

### 魔鬼城之谜

魔鬼城，本以为是只有在童话世界里才能看得到的虚拟城堡，没想到这次来哈密才知道，这里也有一座“魔鬼城”。它是千百年来大自然的“能工巧匠”，在大漠深处雕琢的另一杰作。

走进魔鬼城，如同走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景观。有的酷似城堡、殿堂、佛塔，有的酷似猛兽、牲畜、家禽，还有的酷似传说中的故事人物、神像、鬼怪，等等。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漠深处，怎么会有这么多奇特的景物呢？哈密的朋友告诉我们，魔鬼城长有400公里，宽10来公里，呈狭长状，每年降雨量不足30毫米，水分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居住，因而长期无人在这里落脚生活。传说中，远古时期这里曾是一座雄伟的城堡，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天长日久，随着大自然的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难以生存，不得不迁移他处留下一座空城。昔日的辉煌在风雪雷电中慢慢消失，留下了一片残

垣断壁。遇到月黑风高还会传出“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其实，这是自然界特有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沙漠地区，狂风刮得飞沙走石，由于风速、风向、地域、自然物等不尽相同的诸多因素，产生的声音也会各有差异，甚至多种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怪异的声响，演绎出“魔鬼城”的种种传说，给人以无尽的猜想。

长期以来，哈密魔鬼城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引起了科考专家的极大兴趣。史料记载，一百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英国学者斯坦因曾千里迢迢来到罗布泊，发现了楼兰古城遗址，亲身感受到了哈密魔鬼城的凄凉，记载了雅丹地貌的基本特征。何为雅丹地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研手段的改进和完善，专家分析认定，在极干旱地区一些干涸的湖底，常因干枯而裂开，风沿着这些裂隙吹蚀，裂隙愈来愈大，使原来平坦的地面发育成许多不规则的地形，这种支离破碎的地面被称为雅丹地貌。“雅丹”原是我国维吾尔族语，意为陡峭的土丘，之后就成了专业术语。通俗地讲，魔鬼城是这里千百年来经受着风雨的侵蚀而形成的自然景观。

一百多年来，中外科学家经常现身于大漠戈壁，探索大自然历史长河中的诡秘之处。

哈密地理学会秘书长刘志铭长期从事雅丹地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之处。他们在魔鬼城深处发现了“新大陆”，一个有着100多具人类尸体的大墓穴揭开了魔鬼城的神秘面纱，无数件出土文物为科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专家科学分析，种种迹象表明，这是3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留下的最好见证。3000年以前，这个地方水资源非常丰富，大大小小的湖泊连成一片，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不知从何时起，这里变成了干旱少雨的气候，湖泊里的水大量蒸发得不到补充，导致干涸，原来深藏于水中的湖底砂石暴露无遗，又经过长期的风蚀日晒，形成了大漠里独具特色、罕见的雅丹地貌形态，成了诡秘的无人区，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惑和猜想……

魔鬼城真相大白。去了一趟魔鬼城，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魔鬼城里并无“魔鬼”。

### 哈密瓜的故乡

夏秋之交正值哈密瓜收获的季节。我们所到之处香飘四溢，瓜农们都在忙碌采摘哈密瓜。

聊斋闲品 □

## “萤光”与“苔花”

◆齐父

这两样东西，一为动物，一为植物，都很不起眼，很低调，没有多少存在感，常为世人视而不见。也就是因为晋人车胤与孙康的囊萤映雪，刻苦读书，才算是多少出了一回“风头”。这两者的共同特点，都自强不息、自尊自重，都不甘寂寞、不自惭形秽。其实，这也是每个有理想有追求者应具备的品格特质。一个人如果具备这几条特点，就能做一个大写的人，而不管自己身份如何卑微；就能做一个高尚的人，而不论自己的职业多么卑贱；就能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有限。

我们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萤火虫，光亮不大，光线不足，一辈子也没几个人能看得见，更没人赏识点赞，但仍要自尊自强，傲然世间，不怕风吹雨打，不惧夜长梦多。我们竭尽全力发出的一点清辉，虽不能与日月星辰一较高下，却毫无保留地挥洒世间，努力发光发热，实现生命的价值，照亮自己的工作岗位，照亮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落——譬如车胤的小书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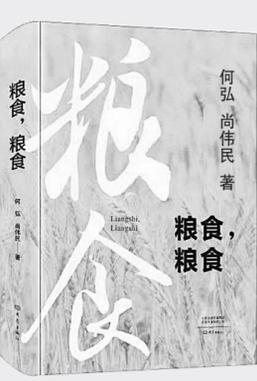
我们都可能是籍籍无名的青苔，颜值不高，本事不大，出身不好，条件不优，因而常被人小瞧轻视，甚至被忽略不计。但却不管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如何恶劣，都不屈不挠，奋发向上，努力绽放自己的青春芳华，实现人生的逆袭。大千世界，既有牡丹的国色天香、姹紫嫣红，也有苔花的貌不惊人、朴实无华，它们都在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同样的生存权利，都在充分展示自己的光鲜形象。人们羡慕牡丹的得天独厚，养尊处优；更敬佩苔花的生命活力，不屈精神。

由于种种原因，谁都无法选择出身门第，无法选择颜值天赋，甚至无法选择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能选择拼搏进取的奋斗精神，能选择坚韧不拔的工作作风。像萤火虫那样，有一分热爱一分光，能照亮多大地方就照亮多大地方；像苔花那样，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不求大红大紫，唯愿不负我心。如果做到了这些，不负韶华，不虚光阴，我们就会问心无愧，无愧天地，该发光时发光，该开花时开花，拿出合格答卷，拥有无悔人生。

最后，又想到李白的《咏萤火》，诗云：“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夜，定作月边星。”读来励志且鼓励，浪漫且富于想象力，果然是大家手笔，意境不凡。由衷感谢诗仙佳作，当为此浮一大白。



## 连载



与此同时，南方早稻种植面积下降，总产量减少，而华北、东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却大幅扩大。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主产区。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区域，大量的粮田转

### 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

2019年12月31日，京杭运河浙江段全长约33.9公里的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通过验收。这标志着，拥有2500余年历史、曾经长期肩负着全国漕运重要使命的京杭运河，如今又以崭新的姿态进入综合运输体系，成为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水运主通道。

纵贯我国东部平原，联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曾被各个王朝作为调剂物资、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运输通道，为我国“南粮北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京杭大运河畔，有两个著名的粮仓：一个是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位于杭州市霞湾巷的清代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仓库——富义仓，这是南粮北调的始发站；另一个是明清两代的皇家粮仓——南新仓，位于北京东四十条桥西南角，这是南粮北调的终点站。当时，素有“北有南粮仓，南有富义仓”之说，它们共同见证了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调”的兴盛与衰落。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然条件和

生态环境特点决定了“南粮北运”的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北方地区。

北宋时，官方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苏常”即当时的苏州与常州两府。到了明清，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湖广”是元明时期的一个行省，辖区即现在的湖南、湖北。无论是“苏常”还是“湖广”，均在人们常说的“鱼米之乡”区域。

“鱼米之乡”指的是三峡以东的长江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主要由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皖苏沿江平原、里下河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平原等6块平原组成，西起巫山东麓，东到黄海、东海之滨，南至江南丘陵及钱塘江、杭州湾以北沿江平原，北接桐柏山、大别山南麓及黄淮平原，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100至400公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跨越鄂、湘、赣、皖、苏、浙、沪等7省市。三国两晋时期，这里初步开发之后，逐渐成为我国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区。

历史上还曾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秦朝时，关中平原因修筑了郑国渠，粮食丰足，《战国策·秦策》如

此描述这一区域：“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到了三国时期，“天府之国”成为蜀地的美誉。诸葛亮在草庐对策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当时的益州，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汉中大部分地区以及缅甸北部、湖北、湖南小部分，治所在蜀郡的成都。包括“鱼米之乡”与“天府之国”在内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支撑我国粮食生产的“脊梁”，向北方输入大量的粮食。据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粮食生产的总量大部分还来源于黄河以南（包括黄淮海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粮食生产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生产区域逐渐由南方向北方转移，呈现“南退北进”的趋势。比如，玉米种植面积，长江中下游以南的省份不断减少，而北方的春玉米种植区域增幅较大。

为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再加上外向型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的粮食种植面积锐减。同时，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区成为吸纳中国西部外来劳动力的主要区域，也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比如广东省，是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吸纳地，吸纳了湖南、四川、江西、重庆、湖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大量劳动力，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90%以上的流动人口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2%来源于广东省。耕地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必然使这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地区退出粮食主产区的行列。

在过去的30余年中，曾经的“鱼米之乡”及东南沿海各省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区，昔日的“湖广”之地、“鱼米之乡”、“天府之国”等传统的粮食生产区，粮食贡献率逐年下降，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和流入地。而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承担起粮食主产区的重任。特

别是东北三省，粮食生产的优势日益突出，仅黑龙江省，粮食增产就占到了全国增产总量的50%以上。东北三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主产区 and 粮食输出地，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79和53.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45.21和46.56%。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的研究结论，在1990年至2010年间，我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大致情况为：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有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山东、河南）、供给平衡略有盈余的有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

“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而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如今江南“鱼米之乡”的餐桌上，东北米的比例越来越高。2004年以来，全国91%的粮食增量、75%的粮食产量、80%以上的商品粮、90%以上的调出量来自13个粮食主产区。尤其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等北方产区，粮食增产显著，东北地区已成为粳稻、玉米等商品粮的供应地，成了我国粮食的“蓄水池”和“稳压器”。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按照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计算出的2012年各省粮食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自给率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有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按照计算结果，自给率明显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北京、天津）、自给率明显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准确，像自给率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粮食总产量也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